



沙浪女生
mm.zhulang.com

洞 君



何事轻别离

一笑眉开 著

他是最无情最多情的魔。当他遇到不告而别
她。她即将成为他人妇。他小心进退意欲何为？
他是最优秀的心理医生，却无法医治最心爱的
女人和自己，当面对惊涛骇浪，他选择了逃避，
他想回头，是否有路？

 珠海出版社

洞 君



何事轻别离

一笑眉开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君何事轻别离/一笑眉开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4

(情感不夜城/夏果果主编)

ISBN 978-7-5453-0179-3

I. 问... II. 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4804 号

情感不夜城 之 问君何事轻别离

主 编: 夏果果
作 者: 一笑眉开
责任编辑: 潘杜鹃
封面设计: 点阵视觉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30 2639344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5 字数: 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179-3
定 价: 10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四月护理与康复中心。

这是石城收费最高的精神病疗养院。大门为古老粗大的雕花铁栏，岁月积淀，发出乌沉沉的亮光，隐没在一段两百米的林荫大道的尽头。进了大门依旧是一段林荫路，树种与门外的一样，一色的法国泡桐。

这康复中心以前是某军阀的别墅，坐落在郊外，采用的是西式设计，白墙红瓦圆尖顶，主楼几根粗大的白色石柱尤其引人注目。别墅的花园十分美丽，绿树成荫，青草似毯。不时会看到石雕和喷泉，一丛丛的鲜花星罗棋布地点缀在翠绿的园子里，恰似一双双含着笑意的眼睛，看得人都醉了。只是每天在固定时间总有一群病人徜徉其中，叫人生出暴殄天物的感觉。

赵祖锡来到康复中心正是这个时候。他是石城最资深的心理诊疗师之一，每周五都会在石城卫星频道的“心理健康访谈”做一次节目。他的身份颇高，除了四月，没有哪个疗养机构能够长期邀请他上门服务。毕竟他在国内国外已经有了数个自己的心理诊疗中心。做老板的只要拿得出钱来，自然会有员工为他呕心沥血，不需他耗费太多心力。

此时他正对着一位自大幻想很严重的病人微笑，耐心地认真地听他说话。病人叫做白小勇，三十多岁，又矮又胖，正说得唾沫横飞红光满面。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了谁吗？”白小勇问。赵祖锡摇摇头，“不知道。”

赵祖锡剑眉星目，鼻挺唇薄，下颌线棱角分明。那五官若是分开来看，怎么看怎么是英气逼人，活像一把刀子，单看哪个部位都凌厉得很，会扎伤人的眼睛，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个男人，可是组合在一起，却又生出三分阴柔，四分儒雅来，再配上三分的英姿勃发，足以晃花从三岁到八十岁所有女人的眼。江成君曾经对着他托着腮帮子研究半天，最终也是无比惆怅



地吐出一句来：“大哥，你长成这样子，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他又忍不住想到了她，不自觉地皱皱眉头，她居然又影响了他！他轻轻叹口气，拖了这么久，还是没等到他想要的。看来，他制定的计划必须要施行了。

他收回飞远的念头，继续听白小勇说话。

“哼！”白小勇一脸的鄙夷，“你们这些凡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运气。告诉你，我见到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赵祖锡重复了一遍，又笑，阳光下分外的温暖平和，像是阳春三月的绿柳繁花。

“我不信。你有证据吗？”他问。

“怎么没有？”白小勇瞪他一眼，又道，“凡人就是凡人！玉皇大帝把地球交给我了。说等我病好了，就把银河给我。到时候我给你一支宇宙军团，咱们可以联手，打倒小日本，解放全人类！”白小勇说，眼睛看着虚空的某个地方，一副准备英勇就义的样子。

赵祖锡轻笑出声：“可是，日本几十年前就被打败了，全人类也解放了。”

白小勇根本不信：“净胡扯！玉皇大帝昨天还说东北有关东军来着，他们要炸死张作霖，要我开飞机赶快去救他。”

赵祖锡登上台阶来到白小勇身边，他身高一米八二，足足高白小勇一头，只得微微猫腰和他一起凝望着，问：“你在看什么？你的飞机吗？”

白小勇说：“老子才不管那姓张的是死是活。我有正经事要办。”

“什么是你的正经事？”

“我在等我的火车。我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我要等我的专列来。然后坐车去北京。把药给孙中山和周总理。”白小勇说得一往情深，张开手掌赵祖锡看，语调突然变得忧伤起来：“你看，只有一颗药了。我是先给我妈吃，还是给他们吃？”他说着突然又号啕大哭起来，赵祖锡招来护士将他带走，后退一步冷不防踩在别人身上，也是病人，叫仇致信，是个食人魔患者。

“我想吃你的肉，把你的头发剃光。”仇致信生怕他逃跑似的，死死扣住他的手腕。



赵祖锡微微一笑，“想吃我的肉……你是想杀了我吗？”他也不挣扎，手腕被扣出一圈紫痕却依旧不紧不慢，温文有礼地和他交谈。

仇致信像是没有听明白，好一会才摇头：“我只是想吃你的肉，没有想要杀你。你是个好人。可是我真的想吃你的肉。”

赵祖锡淡笑一下，动作轻柔地推开他的手：“那要等我死了才有可能。”仇致信眼神饥渴：“等多久？”赵祖锡一本正经：“一百年吧！”

“那么久啊！”仇致信脱口抱怨道，言语之中大失所望。赵祖锡忍住笑：“是啊，那么久。”

仇致信失望地长叹一声，无比哀伤地看着赵祖锡：“那我还是吃面条好了。”他说着起身离开，一路上忍不住频频回头看赵祖锡，恋恋不舍遗憾万分的样子。

赵祖锡一直等他走得看不见了，才从怀里掏出烟来，再掏打火机，手放在衣袋里，愣住了。他忘记带了。早有一支纤细雪白的手臂伸过来，拿的正是他的打火机，幽蓝的火苗一闪，烟点着了。

他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口青色的烟，才抬头看那点烟人。一个女子，身体发育得很好。曲线优美，骨骼玲珑，却还是一副女学生的打扮。白体恤，牛仔裤，乌黑油亮的头发在脑后梳得一丝不乱，扎了一条细长的马尾。

他看见她，似笑非笑的，“不是叫你在家里休息，怎么出来了？吃早饭了没？我做好了放在冰箱里。留的字条就在墙板上。”

女子莞尔一笑，挽上他的胳膊：“大哥你真逗。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一起吃午饭吧！早饭没吃，我快饿死了。”

赵祖锡摆手：“中午我约了人。要不我送你去丽都广场，你在那里逛逛，添些衣服。该是正式的上班族了，不能穿得这么随意。”他还要再说，女子已经扯他走了。

“大哥你那个约会我已经帮你推掉了。今天可是我大学毕业头一天，你再怎么忙，也得陪我吃顿午饭啊。我早上真没吃东西。我还有话对你讲呢。”

她又插手他的公事。这样爱胡闹，且又没吃早饭，完全不顾惜自己脆弱的胃。他不禁一阵不悦，反攥住她的手：“江成君！”

江成君回头一瞧，见那一双剑眉有倒竖的趋势，剑眉下一双朗目里也

飘洒出一丝细碎的怒，忙着开口撒娇：“别生气了大哥，我以后不敢了。这四年我们都没能好好在一起。我也只是想庆祝一下嘛。”

他看看她小狗一样讨好可爱的脸，终于没有办法真的生她的气。伸出手指用力点了一下她的额头。“下次不许再犯！”

她哀号一声，捂住被攻击的部位：“大哥，我已经很笨了，会脑震荡的！”他忍不住笑出来，伸手又是不客气地一点，她又是一声哀号。脑震荡？亏她想得出来！

四月地处偏僻。他们开车找了好一会也没找到一家像样的馆子，只好随便进了一间家常菜馆。木须肉，地三鲜，西红柿牛肉汤，四喜丸子，麻酱豆角，还有一小盘松花蛋。那松花蛋吃到嘴里，满嘴的苦涩，一股子石灰味直从口腔里冲到鼻腔里。江成君只吃了一口立即柳眉紧皱。赵祖锡说：“不好吃别勉强，你胃不好。”她满不在乎地又夹起一筷子来：“没事，咱们花了钱，不能浪费。”他看着她埋头苦战的样子不禁莞尔，这孩子跟了他四年依然那么倔强。他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她，可是有些东西他却没能从她身上剔除掉。

桌上的饭菜是江某人常常做给他吃的几样。只是他早已经习惯了她的口味，他的胃已经认定她的手艺，所以桌上的菜在他看来是徒有其表，根本引不起他的食欲。

他点起一枝烟来，静默地抽着，瞧她的时候有些许的忧伤和畏惧，却在与她四目相接的瞬间掩藏起来。

“看我做什么？”江成君抬头嗔怪着，“这个地三鲜和麻酱豆角还是很不错的，你尝尝。”

赵祖锡笑笑，说：“还是算了。我怕会吃坏。你现在到厨房看看，说不定会看见一盆油炸土豆上一群苍蝇群魔乱舞的样子。”

她伸出去的筷子收了回来，愤愤地瞪他，赌气又满满地夹了一筷子，“我偏不信。大哥你成心不让我好好吃饭。”他依然笑得优雅，手指轻轻在烟灰缸上磕指尖的烟，慢条斯理，“你别忘了我也在这样的小饭店打过工，你也洗过碗。我有没有胡说，你会不知道？”

她吃了一大口在嘴里，被他这么一说，吐出来不是，咽下去也不是，只



能更加愤愤地瞪他。他把他的小碟子给她：“吐出来吧！我也不是没有看过你出丑的样子。”他的话音刚落，她果然奋力地嚼了几口，示威地咽了下去。

他叹气，一副后悔愧疚的样子。“哦，来不及告诉你。刚才上菜，我似乎看到服务员的手指浸在菜汤里了。”

她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大哥！”

她的声音太大，引得馆子里的人纷纷侧目，老板闻声过来。她有点尴尬，可赵祖锡却没事人一样温和地含笑同老板寒暄：“您这里的菜挺有特色。刚才我说有急事要走，她还不乐意。”

说谎！可那边老板还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毕竟这位先生身上的西装一看就是名牌。

“先生一看就是个识货的。这次吃饭我给您打八折，您以后可要常来捧场。我这里的東西，绝对的安全无污染，菜都是自己种的，肉也是自家的猪宰的，有不少有钱人开车来吃呢！”老板说得眉飞色舞，赵祖锡很配合地点头称是，末了还一指江成君：“我这小女孩就爱你的菜。”

胡说！江成君心里叫了起来，无辜被点了名，少不得要表示一下。她夹起一块土豆喂进了赵祖锡嘴里，对老板一笑：“他说这菜不错。”赵祖锡的脸色有一瞬的呆滞，随即恢复自如，嚼了几口咽下去。老板讪讪笑着：“两位真恩爱。”

赵祖锡一脸的受伤，非真非假地抱怨：“哪有恩爱的机会啊，都四年了人家还不给转正呢！”

“吆，那你可得加把劲了。”老板很同情地看着他。赵祖锡连连点头，很感激老板的鼓励：“嗯嗯嗯，我争取今年年底转正。”

他和老板一唱一和，听得她又羞又恼。回家时行到一片水塘，她喊了一声“停车”，开窗将那打包的菜扔了出去，溅起好大一片白色的水花。

赵祖锡一言不发，方向盘一打，将车停到树林里，嘴里含着烟刚要点，就被她抽出来扔出去。

赵祖锡一笑：“怎么，不勤俭节约了？刚才扔出去的菜一百块，那烟是每枝二十块钱，一共一百二十块，够咱一个月水费了吧！”

她气呼呼地瞪他，到底还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那些同学眼睛肯定有问题，怎么个个都说你儒雅淡定，骨子里贵气得要命，却没人看出来你其实最会骗人？”

赵祖锡仍笑，不置可否。江成君说：“大哥，还是少抽点烟吧！你一咳嗽我就吓得晚上睡不好。咳得撕心裂肺的，我都想替你算了。”赵祖锡正色：“那可不行。到时候吓得晚上睡不好的人不就是我了吗？”

“你正经点行不行？我一说正事你就会打岔。”她抱怨，又仔细看他。赵祖锡被她瞧的脸色变了，勉强自持地笑笑：“怎么？小女孩爱上我了？”

她嗤笑一声，眉飞色舞的：“哪里啊。我虽然是大哥的未婚妻子，还是知道分寸的。不敢对大哥你抱非分之想。我就是想看看，你怎么就把我们宿舍的姐妹们迷得七荤八素的，个个缠着我，要我牵桥搭线。”

赵祖锡似乎大失所望，不满意地看她：“可是你一个也没有给我介绍啊。你不会白拿了人家的好处吧！”

江成君正色：“那又怎么样？愿者上钩嘛。有人请我吃饭。一来节省伙食费，二来改善生活，我傻了才会拒绝。”她说得一本正经，他听得哈哈大笑。

“成君，说实话，你真的只吃了女方的？”

她大言不惭：“哪里啊。女同学请我吃叫我务必帮忙。男同学也请我吃央求我千万别插手。”

他又是爽朗地大笑：“怪不得你胖了这么多！”

她气得捶他：“是我胸部丰满了好不好？我比以前还瘦了几斤呢！”

他斜睨她：“是吗？我以为你用了神奇胸围呢！”说完仍笑。

她的拳头又猛捶他几下。“报纸杂志电视台都说你谦恭有礼，是最优雅的男人，早晚有一天我要揭露你的真面目！”

他突然架住她的手，态度严肃认真：“嗯——，那追我的女人可是会比现在多上十倍。到时候你怕不怕？”她嗤了一声，嘴一撇：“我怕什么？”

“你是我未婚妻。咱们讲好你一毕业就对外公布的。你也知道有些女人如狼似虎，说不定会找你麻烦。”

她似乎被吓了一跳，考虑几秒钟眼珠一转，冒出一句话：“那我要求涨工资。”他像是毫无意外，欣然点头，一派王者风范，薄薄优雅的嘴唇里滚落



出两个字来：“准奏！”

她趁机敲诈：“我们讲好。就算你先遇到了合适的女人，也得先安排好我再分手。”他脸色变得难看，却仍点头。“好。”

她滔滔不绝地开出条件：

“不管以后怎么样，不许不管我，也不许拒绝我管你。”

“好！”

“如果你爱的女人不许我们见面，你不许听她的话。”

“好。”

“如果我过了三十岁还没有嫁出去，你要负责娶我！”

这次他没有说好，只是古怪地瞧她：“如果你过了三十岁，我又结婚了呢？”她一时语塞，随后理直气壮，“我不管！你已经答应无论如何不会抛下我不管了。要真的是不能和我结婚。那就给我找个好男人。让我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他突然不再压抑怒气，咬牙瞪她，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好”来。她心里一阵害怕，转头想躲开他噬人的目光，却被他用蛮力扳过了脸来。

他柔软的唇覆了上来，火热的舌也趁虚而入。她的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竟然任由他攻城掠地。他过去不是没有吻过她。她上学四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一次他喝得多了，也是突然抱住她吻下去。她当时也是这样，被吓呆了只得任他任意胡为。直到她感觉嘴里咸咸的。他终于放开了她，眼色复杂又愧疚，她才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他这次吻的急切又蛮横，唇舌全带了电。她没有半点力气挣扎，直到感觉他粗糙的手伸进自己的衣服里，她一惊，竟然挤不出半点力气推开他，只是在意乱情迷之中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来。他却像是受了惊吓一般，停止了一切动作，猛然离开了她的身体，有些仓皇的推开车门下车吹风。她似是不满意地探出头去看他。

他又点起了一枝烟，对她笑的时候居然有三分的邪气，“怎么，真想在这里？”

淡淡的烟草香气弥散进她的鼻腔，他吻她的时候嘴里也是这种味道。他的眼神渐渐专注，她却不敢奢望，像是试探他：“大哥你刚才失控是想起



丁忆男了吧！”他笑容一僵，随即又恢复漫不经心的样子。

“好好的，你怎么提她？”

“好好的怎么一提她你脸色就变？”

他不回答，重重地喷出一口浓烟来，眯着眼睛，斜倚在汽车上。谁也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已经平静而且自持：“我和她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不否认过去爱过她，现在心里也有她，但是已经不是爱情了。她早就嫁了人，生了儿子，我只想她幸福。”

“可她现在不幸福。她跟老公离婚了。她老公也不许她看儿子。”她依依不舍。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露出雪白的牙齿，伸手将她一缕被风吹散的头发塞回耳后。

“她幸不幸福是她自己的事情，你生哪门子的气，抱哪门子的不平？”他说得漫不经心。她生气地打开他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道：“我生哪门子的气，又有什么资格抱不平？生气难受抱不平的人是你又不是我！”

他闻言又是莞尔：“这么讲，你好像是在替我抱不平了？”

“本来就是为你！”

他笑着拍她的肩：“好了。我只是想知道她需不需要我帮忙。毕竟过去那么爱她，我们还订过婚。看她受煎熬，我不忍心。”

江成君赌着气不说话。他也不勉强，含笑玩味地瞧她微微掀起的嘴唇，忍不住想要再尝一尝。她却突然转过头来说道：“这件事情不许你插手，我去。”赵祖锡愣了一下，没料到她居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来。她又伸手去捶他：“你到底答不答应？”他哈哈笑着，被她连捶了几拳，却是分外享受的样子，连说了几个“嗯”来。

2

前几天还绞尽脑汁想要见到接近的人,此刻就站在离自己不足十米远的窗口,这是不是常说的“得来全不费工夫”?江成君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着丁忆男在斜对面的西药房排队领药,慌忙地翻出包里的资料对比确认。

身材高挑,鼻梁和嘴唇线条优美典雅,美目冷冽,麦色的肩膀上一朵红玫瑰开得肆意张扬。这样艳冠群芳妖媚撩人的大美人,除了丁忆男还会有谁?不愧是黑社会头子李建明的老婆,一句话不说,对着那些用眼睛吃她豆腐的男人只是一瞥就是一股子的杀气。

看着窗口的人少了一个,丁忆男向前走了一步。江成君问身边的于丽彩。

“丽彩你说,如何才能让一对离婚的夫妻破镜重圆?”

于丽彩麻利地分装中药,订在一起,在处方上盖章。“这种事情外人好像插不上手吧!两个人想圆才成的。”接了个方子感叹一声:“今儿这个病人肯定是高干,师爷亲自写的方子。咱们师爷的狂草书又见长啊,这字我是越来越看不清楚了。”一面打开电脑查方子,一面和她闲聊:“我记得你好像不需要这方面的经验吧!”

她脖子一缩,有些不好意思地笑:“我帮我哥哥嫂子问的。”

于丽彩眉毛一扬怀疑地看她:“你哥哥嫂子?”

江成君纤指已经指向了西药房窗口的丁忆男:“那边是我嫂子。不过她跟我哥闹的凶。我是想见她又不敢见。”跟在赵祖锡身边四年,她早已学会如何撒谎连自己都深信不疑。果不其然,于丽彩一双大手已经把她往外推:“那就快去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说不定这次真能帮你哥一把。”

她道了声谢脱下白大褂奔了出去。到了门诊大厅,却只来得及看见丁忆男正被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生拉硬扯出去。她立即大喊了一声:“丁忆男!”拔腿前去营救。那个劫持人质的家伙却没有半秒钟的停顿,动作蛮熟练地将人塞进汽车,迅速发动。

她追到门口的时候只是远远的看了车屁股一眼,车牌号还没有记下来就叫人抓住了手臂。她莫名其妙又着急地看他:“先生我们认识吗?再不放手我就喊非礼了。”

他果然放手,温文有礼地一笑:“江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刚才才是我冒犯了。不过我觉得江小姐还是不要管人家夫妻间的闲事比较好。”话听来客气,威迫力十足。那句“江小姐”她怎么听怎么觉得是含了嘲讽。所幸他一语惊醒了她:“人家是夫妻!”江成君突然觉得讪讪的。私家侦探给她的资料也说李建明不愿意和她分手,正无所不用其极地追她回来,果然是所言非虚。

“我是建明的好朋友,宋鹏忠,”男人对他彬彬有礼,掏出一张金质名片给她:“我是中国石城贸易公司的副总。拿我的名片去指定珠宝店可以打六折,一般人我是不会给的。”

她越发觉出他的嘲讽,不满地瞪他:“宋先生我跟你有仇吗?”

他像是十分意外“哦”了一声将名片塞到她手里:“先拿着,以后好联系。我记得你过去最爱有钱人的。”

过去?她的脸白了一下,随即又挑衅的冲他笑:“我现在也爱有钱人。我未婚夫就很有钱。结婚的时候我肯定给宋先生递张喜帖。”

他这次笑得有些鄙夷:“你现在找到了靠山,连虚伪也不用了吗?你早把我大哥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她有点哭笑不得,过去她根本不记得了。想来此人必定曾是熟人,不由得软了口气:“拜托,我们慢慢说好吗?你大哥是谁?”

他像是忍无可忍:“江成君,你跟我装什么傻!他是你从别的女人手里抢来又甩掉的男人,为了你吃喝嫖赌样样都学会的男人,宋鹏冲。你不记得他了?亏他一直记得你!”

原来是为了宋鹏冲。可是她半点印象也无,连辩解,愧疚,反驳的话都省了。宋鹏忠发泄完毕,她长叹一声:“都说完了?不够解气就再骂几声吧!”

你要不说话我可就走了。”

他终于觉出几分怪异来：“江成君，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她摊开双手，无奈地耸耸肩膀。

最后还是被他强拉来一起吃饭。石城大饭店。前一个月刚刚接待过五十名环球小姐，从大厅到洗手间一片奢华风情。吃的也别致。饭店新挖来的大厨的药膳，据说曾荣获过全国药膳大赛的冠军，过去在海军某后勤部供职。

满桌的佳肴色香味俱全，只可惜她不是一个好吃客。

玉珠蒸鳙鱼，她觉得色泽单调懒得动筷子。益寿海马翅，那海马在她眼里一会就幻化成一条扭动的蚯蚓，恶心得她不想看第二眼。及至那盆天麻龙凤汤端上来，她看着浸泡在汤里的乌骨鸡，乐不可支：“宋鹏忠，这鸡的皮和你的脸好像啊。不仅黑得可以，而且疙疙瘩瘩的。”说得宋鹏忠的脸一阵抽搐。

还好她也并不是那么挑剔。冰糖银耳炖雪蛤和魔芋素烧叫她食指大动，牡丹鸡翅包和银耳牛蛙更叫她恨不得多长两张嘴出来。汤汁浓郁厚重，肉吃到嘴里顺滑鲜嫩。美食当前，她早已忘记早晨起来的时候还对赵祖锡发誓要节食减肥的豪言壮语，直吃得红光满面，鼻尖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来，眸子里波光流转，一股子的明媚娇俏像是要流出来。宋鹏忠心里冷笑一声，也不得不佩服这女人果然有勾引男人的本钱，尤其是她不自知的时候，或者说：假装不自知的时候。

“我把事情的大概理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吃饱喝足后江成君笑眯眯的看着宋鹏忠。

“丁忆男和李建明离婚以后，李先生后悔要求复婚，可是丁忆男不同意。于是李先生就以儿子相要挟，不许丁忆男见儿子。为了夺回抚养权，丁忆男萌生和你大哥结婚的念头，不过现在已经告吹。丁忆男一直在李先生的监视之中，因此我的私家侦探不小心也被发现。然后我被我的私家侦探出卖了。”

他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是哪个人胆大包天

敢调查丁忆男，没想到会遇到你。”

她笑得讪讪的，忽然轻声唤他：“宋鹏忠，看在我们相交一场的分上，合作好不好？我们想个办法，让他们三个都幸福。”

他的眼里又燃烧起火来，冷笑：“丁忆男现在又怀了建明的孩子，他们旧情未忘当然可以复合，可以幸福。至于我大哥，你已经毁了他。你把属于一个男人的一生都毁了，他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她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可是搜肠刮肚却想不起关于那男人的一星半点的信息来，看着眼前宋鹏忠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的样子，她不禁恐惧起来，不知那宋鹏冲本尊来到她面前会把她怎么样。

宋鹏忠瞪着她：“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恶魔，专门等你回来。所有见过你如何死皮赖脸追求我大哥的人，所有见到我大哥失魂落魄痛苦万分的人，我们都等着看，看我大哥如何报仇雪恨！”

她终于害怕地嚷出来：“天啊，不用这样吧！”宋鹏忠看她的眼神似乎要将她冻死：“用不用，得由我大哥说了算。”然后他又对她恶毒一笑，十分轻松的样子：“大哥他马上就来。你可要乖乖等在这里。”她这才意识到他拉自己吃饭聊天竟然是为了拖延时间，等那个传说中被她刺激成恶魔的男人来整她，不由得脱口而出：“你真可怕！”

他嗤了一声，起身告辞，“相信我。一会儿来的那个男人才是真的可怕。你可别想着逃跑，被抓回来下场更惨。”

他一出门，她就急不可耐地给赵祖锡打电话。那头的声音温润如水：“成君怎么了？我很忙，在开会。”她火急火燎地大声嚷：“赵祖锡你算计我！”这还是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他，只是没有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祖锡笑了出声，温温柔柔地问：“我怎么算计你了？”

“你骗我回石城，可是这儿有个宋鹏冲要打死我！”

“你太夸张，我研究过这个人，他不会的。”

她叫得更大声：“原来你也知道他！你是我未婚夫，居然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快来接我！你马上来接我！”她撒泼耍赖，那边不得不提高声音，喊了一声：“江成君！”她安静下来，乖巧地听那头说话。

“成君，你乖乖的好不好？我在开会，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且事情已经过

去四年了,是你该面对的时候了。别害怕,有我在。”他顿了一下又说:“成君,再努力一次,面对你的过去。我不想你就这么下去,做一个没有从前的人。你要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你,支持你,帮助你。所以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和害怕的。”隔了一会他又开口:“成君,无论是谁,如果他让你伤心难过,我都帮你杀了他。”

她心里又着急又生气,赵祖锡什么都知道,居然没有知会她一声!她莫名其妙地要受无妄之灾了,他却不肯来救她。她委屈得想哭,呼吸声有些不顺畅。赵祖锡迟疑了一下问:“傻丫头,你是不是哭了?”

不听则已,一听她的泪果然有在眼眶里聚集的趋势。她尽力忍住,不免有些有些抽抽噎噎:“咱们讲好了,你可不能不管我。”他笑了,说:“傻丫头。我当然不会放弃你。”

“永永远远?”

“永永远远!”他郑重许诺。

电话被切断了。他长叹一声。

“成君,你的‘永永远远’说得那么轻松。你可知在我这里那是什么意思?”他调整了下呼吸,对着身边的美女温柔一笑。

“是谁的电话?”美女问,醋意十足。他环住她的腰,接过她手里数个购物袋子全部扔上了车,“未婚妻。”

美女果然脸色大变:“又是她?真扫兴!”他脸色也是一变,十分迅即,随即又笑,在她腰上一捏:“下个礼拜我去纽约的诊疗中心,本来想请你陪我的,现在看来,好像不太可能了。”

此句的结尾是美女的一声尖叫:“谁说不太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

一分钟,五分钟,十八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过去了。江成君终于撑不住破了功。赵祖锡传给她的那件“敌不动我不动”铁布衫,终于在身边这个男人几乎一眼不眨的凝视下破了功。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也不知道听了她多久的电话,突然就伸出一双禄山之爪将她的手机抢了去,堂而皇之地坐到她身边,一言不发地看她。看得她打从心里生出一丝不安和惊恐来,整个人都在他强大的眼波之下可怜兮兮抽搐成一团。

她硬着头皮等他发话,打她,骂她,随便怎么样,她也好呼救或者解释。



可他居然什么也不做,就那么瞪着她。她挨不过,少不得迎上他的目光,犹豫地开口:“宋鹏冲?”

他神色一凛,身上爆发出的热量几乎灼伤了她,她吓得闭上眼睛,脑子里电光火石间居然想起来高尔基的《海燕》来。甚至夸张地冒出一句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老子不怕!”

可是宋鹏冲只是“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她睁开眼,眼珠子溜来溜去地瞧他,稍稍松了口气,虽搞不清状况,却本能地顺竿爬:“宋鹏冲,好久不见。你过得好吗?”

“女人跟别人跑掉了,你说好不好?”

她一阵讪笑,这次换他先开口:“你呢?这四年,你过得怎么样?”

这四年她过得是犹如梦幻,她于是含糊其辞,“呃,还可以了。”

“什么叫还可以?不是傍到有钱人订婚了吗?”语调依旧是平静,可是话说得真难听,她身处弱势不敢发作,只得讪笑:“别说的那么难听,的确是订婚了,和赵祖锡。”

“他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很好,谢谢关心。”

他的大手突然伸向她的脸,她吓得连惊叫也哽在了喉咙里。脖子痒了一下,原来是他扯掉了她的发带。让她的头发瀑布一样泻下来,披散在肩膀上。她稍稍松了口气,说:“你可别故弄玄虚地吓唬我,你敢伤我的话。赵祖锡不会放过你!”

他依然波澜不惊:“是吗?他现在在哪里?”

他摩挲她的手机,她想抢回来却不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似乎看破了她的意图,冷笑着,动作如闪电的挥臂冲着窗户把手机掷出去,只听到一阵破碎的声音,那手机连同破碎的玻璃一起掉下去!

她惊叫一声,又心疼又气恼地冲口抱怨道:“你疯了!伤了人怎么办!”

很快一阵嘈杂声靠近,门被蛮横地推开。一个三十多岁气势汹汹的女人和一个头部血流不止的男人冲进来找人算账,自然还有一群保安和服务员跟随其后,最后进来套间的男人很小心地把门关上了。他个子和宋鹏冲差不多,却是出奇的好看,双眉斜飞入鬓,黑眸里似有泉水流淌,鼻梁坚挺